

於梨華作品集

之十三

誰在西雙版納

於梨華作品集

之十三



誰在西雙版納



· 版權所有 ·

「於梨華作品集」一至十四，包括下列各書：

《夢回青河》《也是秋天》《歸》《變》

《雪地上的星星》《白駒集》《燄》

《又見棕櫚，又見棕櫚》《會場現形記》《考驗》

《新中國的女性及其他》《傳家的兒女們》

《誰在西雙版納》《三人行》

自1980年起，以上各書之海外版權，屬於梨華女士及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所有，並由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任何人士以任何方式侵犯上列各書之版權，版權所有者必依法追究。

書名：	誰在西雙版納
作者：	於梨華
出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 電話：五一二八三六七一
印刷：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定價：	港幣十元
再版：	一九八〇年六月

「於梨華作品集」序

在台、港留學生的書架上常常看到於梨華的小說。談天的時候，大家也常常提到她書中的人物。她擁有這麼多的讀者，當然不是偶然的。我想大家喜歡她的作品，原因恐怕不盡相同。我自己喜歡看她的書，主要有兩種原因。一方面我欣賞她對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狀況的細緻的觀察。另一方面我很高興她引入了不少西方文字的語法和句法，大胆地創造出既清暢可讀又相當嚴謹的一種白話文風格。我覺得在這兩方面她的成就都超過了許多三十年代的作家。

於梨華是一位時時向新的領域進軍的工作者。天地圖書公司搜集了她這些年來的小說，出版這一個總集，便利大家比較她不同時期的觀點和技巧，是包括我在內的讀者們所非常贊成的盛舉。

楊振寧

七九年夏於日內瓦

(一)

從昆明機場二樓的休息室望下去，是牽連不斷的雨絲。遠處，原先是環繞着思茅的哀勞山的山巒，目前蓋着牽連不斷的雲片。三架小飛機，停在樓前遼闊的場地上，銀灰色的身軀，在灑了兩天的雨點以後，閃着微亮，在雨暗的田野，顯得更亮，襯得四週更暗了。

老李推門進來，左手拎着那隻七成舊的黑公事包，右手的中食指夾着香煙，微黑的長方臉上鋪着一層莫奈何的笑，「看樣子上午又飛不成了。」

我推椅而起，踱到細風斜雨的走廊上。昆明是個天生嫵媚的女人，很多年以前就聽到過關於她的風姿。這次來，幾天之內，我隨着老李，帶着我的照相機，貪婪地攝取多年前錯失的鏡頭。清晨的滇池，溫婉嫵淑，黃昏的大觀園，古樸寧靜，烈日下的石林讓人對大自然的筆嘆為觀止，沿龍門的峭壁拾級上行又叫你對石雕匠工才能肅然起敬。在七十二度的氣溫裏，走在西山的龍鬚竹的陰蔭中，從太華寺飄來茶花的清香，使你禁不住心裏呼喚：時間，請你慢點！

然而，雨來了，接二連三的，我盤在旅館的房間，或者機場的休息室，望着雨，像望着一個在地上撒賴的頑童。西雙版納，想必是滿地明亮的陽光。可是，銀色的飛機停留在昆明空曠的機場裏。老李一次又一次地告訴我：今天又飛不成了。

老李也踱到走廊上，手指間的煙幾乎要燒到已被煙熏黃了的手指。「真糟糕。」他四十多歲，少小離家，浪跡大江南北，但一說話，仍是濃重的閩南口音的普通話，鄉音未改。第一天見面，一聽他講話，就特有親切感，我在唸台大時，幾個談得來的台籍朋友，就說這樣閩南口音的國語。他倒有北方人的體格，肩平腰直，那件藍色的上裝穿在他身上特別挺貼，走路時，拎黑色皮包的手從不前後拌動，步子也是四平八穩的。和他處了幾天，我愈發覺得自己的沉不住氣。

「上午如果不行，那麼下午呢？」

他終於把那支快燒到手指的煙蒂扔掉，扔在雨絲裏，隨着它們一起沉落到樓下的草地上。他對撐着灰色的圓帳的天空望望：「難說。要看思茅那邊肯不肯接。今年的天氣真怪，雨季時，一滴雨也沒有。這兩天，倒又下個不停。你們美國這個時候是什麼天氣？」

你們美國，你們美國人，這一輩子是註定了要做「我們之外」的門外人了。「唔？你說什麼？」

「美國現在很熱吧？」

七月的紐約，當然很熱。而且是一種灰撲撲的、空氣裏充滿了煩躁與騷動的悶熱。「是。但他們有錢的人，七八月間，都去海邊或山上避暑去了。」

「我們昆明，倒是個避暑的好地方，四季如春，所以一向被稱爲春城，但晴雨之間，溫差變化很大，所以又有『四季無寒暑，一雨便成冬』的說法。」細風夾着斜雨，迎面撲來，的確很有涼意，老李說：「還是裏面坐坐吧，我再去樓下問問。」

裏面是長方形、鋪着猩紅地毯的候機室。沿牆一溜米色的長短沙發，陪着我南下的章同志還是坐在原來的小沙發上，手裏還是那本害我熬了好幾個夜的「李自成」，見我進來，她放下書。「還下嗎？」

「是啊，真急死人，看樣子今天又走不成了？」

聽見我焦灼的聲調，她忙說：「也說不準。只要思茅那邊沒雷陣雨，我們這邊起飛該不成問題的。」

老李進來，說：「他們說要到十二點半才定時。」

「什麼叫定時？」我問，聲音裏的耐全透露了出來。

「定什麼時候飛，如果可以起飛的話。」

我懊喪地跌坐在沙發上，心裏叫着，啊，又浪費了一天時光，困在機場裏，多不值得！寧願逛雨中的西山。那天由西山的峭壁懸崖上的龍門下來，老李帶我們來到滇池邊一幢奶黃色嵌着咖啡木樑的小洋房，洋房後面的小花園裏，一棵銀華樹，兩棵孔雀杉，一叢苦竹，幾叢劍蘭似的紅艷的花，花園後的碎石小徑，一逕延伸出去，到水之涯。堤上，是一排新植初垂的柳樹，柳樹下，一個戴着斗笠的中年人把褲管捲得高高的，蹲着在釣魚。我想到那兩句「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正是我的心境。他背向着我們，看不見他的臉，只見一絲裊弱的煙，徐徐上升，溶入柳枝間。遠處是滇池的水，靜得無聲，再遠是滇池那岸的水田，嫩苗，靜得無聲。我猛然想起在龍門懸壁上一首長詩的最後一句：白雲無語自來去。在這樣的堤邊，水前，即使不釣魚，也可以逗留半日，一天，甚至更多。但那天我們匆匆一瞥，即走了。

「如果今天走不成，不如去逛雨中的西山。那幢小洋房，有沒有陽台？」我問老李。

「有的。面湖。」

「啊！」選上了這麼一個地方蓋房子，當然會有個面湖的陽台。「誰住在裏面？」

「沒有人。有時招待旅客。平時關了的。以前是盧漢的別墅。」

「噢！」

「下午真走不成，我們再去那邊轉轉，房子裏面的設計非常講究。當初蓋時，聽說，器材都是從美國運來的。」

「噢，」我說。站起來，看看窗外，「希望飛得成，因為我更想看西雙版納。」

快到中午，老李把放在屋角的一隻小黑皮箱拎到跟前，打開，拿出一包包油紙包的東西，放在桌上，打開。像魔術師似的，呈現在我眼前的是牛肉片、滷蛋、燒雞、芝麻鹹餅、麵包等，我和章同志都訝異地叫了起來，老李慢吞吞地說：

「這份乾糧本來是預備在由思茅去西雙版納的路上吃的。即使下午飛得成，也要在思茅過夜，明天一清早上路，中午就可以到西雙版納，乾糧就用不上了。不如現在拿來當中飯，反正回不成旅館了。」

把食物都拿出來之後，小黑皮箱就全空了。章同志說：「我們要在西雙版納呆好幾天，你行李呢？」

他拍拍那個七成舊，被他隨時拎在手裏，這時斜倚在椅腿上的小公事包：「喏，在這裏，一把牙刷，一把剃鬚刀，一套換身內衣褲，足夠了。」他起身去拿熱水瓶，沖了三杯茶，把牛肉和鹹芝麻餅挪到我面前：「嚐嚐這個餅看，是我們雲南土產，夾牛肉吃，是中國式三明治。」

我瞄了一眼豎立在屋角的我的橘色的大皮箱，另外一隻裝滿了去污油脂、洗頭水、面油、冷霜、頭痛藥、助消化劑、咳嗽丸等等雜物的帆布袋，也瞄了一眼章同志放在沙發邊上的棕色的輕便挎包，拿起桌上的鹹餅，有點發楞。老李說：

「馬馬虎虎吃一點，要不，我去三樓餐廳看看……」

「不，不。」我忙忙的嚼了口，「這樣很好，別有風味。」

的確很好，芝麻很香，鹹得也剛好，加上滷蛋與熱茶，趕走了不少細雨帶來的寒意，也緩和了等待的焦急。老李吃得多而專心一意。吃完，把未吃完的乾糧又仔細地分類放入油包，包好，放回黑皮箱，點上一支煙，先深深地吸了幾口，喝了茶，才站起來說：

「妳們在沙發上休息一會，我下去問問情況。」

當天沒有走成，但也挨到四點，看看實在沒有希望才回旅館。恰好有一批由北京經昆明到仰光的乘客也因雷陣雨而在昆明留宿一夜。老李就為大家在旅館的大會議室裏安排了一場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內容是描述一個地下工作者，被延安總部派到解放前夕的上海去收集敵情，再把消息由無線電密碼傳遞到延安。為了方便工作，他開了一爿文具店，也為了工作方便，他同一個原先在工廠當女工的地下工作女同志假結婚假同居，由他的假妻子四出交結上海各色人士，以便取得情報。全片沒有半句口號，只有機警慎密不分

晝夜的工作，即使在兩夫妻被懷疑而終於被捕而受到慘絕人寰的嚴刑，逼他們招出是不是共產黨員時，男女主角也沒有慷慨激昂，而只是莊嚴而平靜地說：我是中國人。他們被釋放以後，再改頭換面，轉移地方，開了一爿電氣器材行，而在店面的地下室，他還是毫不鬆弛地把上海的情況傳遞到後方。在十萬雄師渡大江之前，他拍了一個舉足輕重的密電到延安，也就在同時，敵方特務追尋到機密洩漏的根源而來襲擊了。他正在拍電，聽到屋外的聲音，知道這一次一定會被置於死地，所以他把情報拍完，在電尾加了一句：同志們，永別了，祝你們勝利。

看完電影，我一時無法平靜下來，等別人都走光了，我還拖住老李，問：

「真有這樣的事？這樣的人？」

他點點頭：「這位同志犧牲前一天，就得到通知他在危險中，但那個電報的消息對於上海的解放關係太大了，所以那天晚上他假借一個理由把愛人（與他假同居的同志後來和他結了婚）及孩子調開，自己完成他的任務。現在他的愛人及孩子還活着，聽說在上海。」

「真有這樣的事！這樣的人！」

「在我們建黨到全國解放的幾十年，像這樣可歌可泣的事，像這類壯烈犧牲，或比他更壯烈犧牲的人，不知有多少！」我們踱出寬敞的會議室，踱過兩旁擺着苦竹盆景的過

道，來到大門口。門前是遼闊的馬路，有燈，不很亮，高大翠綠的銀華樹顯得更岸偉蔭翳，「這一些！」他一揮手之間，包括着廣闊的街，街兩面整齊的樓房，樓屋前的樹，樹下騎着自行車、吹着口哨的人，「全靠這些同志，流血流汗，犧牲生命換來的。想想看，我們不把國家建設好，怎麼對得起他們吶！」

我看不到他臉上的表情，但感到他眼裏射出來的光亮。

「解放前你做什麼，老李？」這個問題我憋了好幾天了。第一天看到他那張經過風雨經過霜雪的臉，聽出他的閩南口音而又聽到他「跑了不少碼頭」的過去時，我就想問這句話了。

他笑笑，不頂亮的門燈下，他牙齒間被煙熏黑了縫道不顯，因此牙齒就顯得較平時白。「什麼事都做過，總有機會慢慢告訴妳。去休息吧？」他抬頭望望銀華葉間漏下來的星光，「巴望明天是個大晴天，我們可以啓程。」

明天並不是個大晴天。一早與機場通電話，他們叫我們在旅館裏等，幾時起飛，要到十點才定時。我坐在房間裏，翻完了人民日報，又把前兩天的參考消息仔細看了一遍，又去洗臉房仔細巡視一週，看看有沒有遺漏了什麼，沖了杯茶，寫了封信，到樓下把信寄了，才勉強到十點。老李略顯沮喪地上來，說：

「還是不行，要等到十二點才定時。」

「爲什麼嘛？我剛出去看看，不但不下雨，天上一片雲都沒有！」

「問題不在那邊，是在去思茅的路上，因爲全是山，有雷陣雨的話，就是不安全，我們的民航政策，就是安全第一。」

「唉！」

正好章同志也過來了。「今天又飛不了嗎？這樣，在西雙版納呆的日程，不是又要少一天了嗎？」

「就是呵，我也有點着急了，這樣等下去，真不曉得哪一天才飛得成呢？我倒有個建議，就怕妳們兩位吃不消。」

「開車去？」章同志說，嘴巴一時沒合攏。

「是，開輛小車子去，帶兩個駕駛員，換着開，因爲都是山路，一個人開怕吃不消。如果我們馬上動身，也許半夜可以到，再睡半夜，明天中午就可以到西雙版納了。不過我怕對妳們來講，太辛苦。」

「我不在乎。在美國，開二十四小時趕路是常事，說實在話，我也可以幫着開。」
「哦，那不用，妳路不熟。妳呢，老章？」

「妳真的可以？我們這裏的公路，肯定沒有美國的平坦，我担心也許妳身體吃不消。」老章看我。

「妳忘了，我去美國前，在中國也生活了十幾年，抗戰的時候，像沙丁魚一樣直立的立在木炭車裏，從獨山一直顛到都勻，沒有被顛死，也是奇蹟！當然沒問題。我覺得這樣還意思些。」

「好吧。」老李很決斷地說，看了看錶：「現在是十一點，我找小陳先把車子準備一下，帶足油，加足氣，我去通知思茅那邊後，再辦一點必要的手續。妳們二位可以先休息一下，然後我們吃中飯，上路。」

「你會再和機場聯絡一次的吧？」老章問。

「那還用說，即使他們下午兩三點才起飛的話，我們也還是坐飛機去。」

吃完中飯，機場的回答還是未知數：下午兩點才定時。不但我，連平時有耐心的章同志都耐不住了：「你們怎麼決定我都同意。開車去的話我們得盡量爭取時間，早點到可以讓妳早點休息。」事實上她的身體不如我，但我同她一路上旅行到西南，她更注意到我的飲食休息。

「好，準備出發！」老李說，首先捲起袖子開始把行李雜物放進車裏。小陳與小方，

兩個三十左右但看起來只有二十幾的年青人，呼嘯一聲，把汽油箱、皮箱，及其他旅行必備的東西放在車後。小陳是彝人，皮膚呈古銅色，一雙炯炯有光的眼睛稍凹，一張特別紅潤的嘴，平時聽多說少，笑時略帶羞怯。小方白皙秀氣，講一口道地的雲南話。既愛說，又愛笑，說得高興時口沫四濺，自己發現時，又漲得滿臉通紅。

他們兩個在前座，我、章同志、老李在後座，老李堅持他坐中間，我和老章靠窗。昆明賓館裏好幾個工作人員到門口來看熱鬧，也看看我這個急性子的旅客。出發時正一點，天上多雲，但地上大灘大灘的陽光，我們向市的西南開去。剛出市區，即趕上鄰鎮的趕集，馬路上又是馬車，又是拖拉機改製的三輪機動車，又是騾車，又是挑担的，又是行不通而推着自行車，再加上挑來賣的、挑來交換的，挑着空籬來買的，擠得水洩不通。小陳和小方趁着車子蝸行時鑒賞街兩旁的物品。你看，這細竹子多好，拿來做釣魚竿包你不錯！小方，你看見那一籬桃子沒有，比我們昨天買的大了一倍！哇！好壯的一頭牛啊！那是來賣的？我有錢一定把它買下來。

「買下來幹什麼？」老李插嘴。

「買給我們的生產隊啊！」小陳說，「這一頭牛抵得上我們隊裏三頭牛哩！」

「照這個速度開下來，我看非得明天中午才到得了思茅，」老章說，把窗子搖下來，

探出頭去看前面阻塞的情形，「能不能請前面這位趕馬車的老鄉讓一下？」

「讓我下去看看。」小方立即跳下車，往前走，不多一會兒即回來，我們的車快了些，開過兩條街，就出了集場，馬路豁然開濶起來，綠油油的稻田在我們兩旁，像競賽一般地往後閃去。太陽應該在我們前面的，但前面是陰暗一片，小方說：

「前面的山上，現在正下雷雨，我們正好碰上。」

「是嗎？」老章說，人坐直了，「那要當心點，慢慢開，不急。」

小陳和小方同時笑了起來，小陳兩手扳着方向盤，回頭看了章同志一眼說：「不要緊，」把三個字拖得長長的，「這條路我們兩人都跑熟了的，有幾個彎都背得出來。」

「幾個？」我問。

「無數無數個。從昆明到思茅是四百八十二里，都是在山裏盤，幾乎沒什麼平路，看，現在快上山了。」

我們開到半山腰才遇上雷雨，豆大的雨點急鼓似地敲擊着前面的大玻璃，飛濺到馬路上的水珠又形成一層霧，白茫茫的一片。小方小陳和李老不但停止了談話，也停止了吸煙。老李把上身伏在前座，好像要幫他們看路似的，開車的小陳倒很鎮定，兩手抓盤，注視前方。進行很慢，但很穩。盤旋到山頂時，雨就小些了。往下望，豐茂的山凹經雨水沖

洗，更濃綠，更蒼翠，尤其是竹林，還掛着水珠，綠裏有股冰清玉潔。開過那座山，迴旋而下，却又進入淡淡的陽光裏。

老李這才往後靠，又摸出他的煙來：「就是這種雷陣雨，最叫飛機駕駛員頭痛。幸虧我們開車來了，今天去思茅的飛機，肯定又不能起飛。」

「那倒難講，現在才兩點，你看前面的天。」小方說。

全是藍的，連一朵雲都沒有。我們就在這樣的藍天下，綠樹中，在山裏上下。山路既狹，彎又大，駕駛技術再高明，在後座的人還是被摔得東歪西倒。我和老章扳住車門的手環，勉強維持平衡，但坐在中間的老李，只好兩手緊緊攀住前座的椅背，非常吃力，但他還若無其事似的，一路上爲我介紹經過地段的風物及特色，又同時與小方小陳打成一片，同他們聊釣魚、打獵，以及他以前行軍時的許多趣事。路上車子不多，偶爾來往的，幾乎都是貨運大卡車，如果恰好跟上一輛緩慢的，滿載木材或煤炭或其他物件的大卡車後面，小陳他們立刻停止講話，專心一意地設法超車，一面叫喇叭，一面故意把車子盯得很近，迫得卡車不得不讓道，路狹，彎大，每次超車時我都情不自己的吸住氣、閉住眼。好幾次被老李看見，他都笑着說：

「不怕，他們技術高明，這條路他們開熟了。」